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迷信類

男女之種種迷信 不辨事理之是非而妄信，曰迷信。國人鮮明科學，誕妄不經之言自易入耳。且藉口於晚近西人之研究靈魂學，哲學家亦頗加以思索，乃不敢直斥其謬，更有引為談助而資以消遣者。男子且然，何論婦女。特婦女之篤信左道者為尤多，以至遺毒子孫耳。

迷信足補生計

徐新華曰：「比戶之門，上已插薺菜花，清明插楊柳枝，端午插菖蒲。此雖社會之迷信，無足稱道，然貧民之負販為生者，即此數日間，於其生計亦小有補助，不必故為屏棄以絕其生計也。蓋教養之道未至，一旦懸為厲禁，則強者流為盜賊，弱者轉於溝壑矣。」

某氏婦多迷信

某氏婦，小家女也。少寡，獨與二子居。素信神怪，既寡，捨鞠育子女外，惟以長齋奉佛為事。平日所詔其子者，不外迷信一途。如入夕，偶見燈之結蕊，則喜曰：「將得佳音也。」飲茶，見有葉挺立於杯中者，則曰：「客將至矣。」取而嚙之，更入杯，觀其仆否，以卜來者之為男子為婦女。聞鶉噪，以為將得幸福，乃祝其多鳴。聞鴉鳴，以為將有禍殃，則唾之。兒不解，婦語以故，兒亦雀躍而前，以助其母之祝與唾也。夜中或聞犬吠，兒驚，呼以慰之，曰：「勿聲，彼所吠者，非鬼則空中之神也。」兒恐，遂亦不敢出聲。

新春吉語

每歲元旦，老幼咸頌吉利語，謂一年可定終歲休咎，且有書而黏諸壁者。為士者常書「元旦發筆，學有其益」等語，為商者常書「新年提筆，一本萬利」等語是也。

陝人背爺過年

陝人至除夕，必出門，至□字路高呼曰：「爺爺，我背你回去過年。」於是以兩手向後，作負物勢而歸，至中堂所供木主前徐徐放下。再往，背其奶奶，如前狀。往返數四，新鬼故鬼依次背回。爺爺，祖父也；奶奶，祖母也。

讚土地

萍鄉有讚土地之俗，蓋歲首之事也。如某家接新客，【女婿初至岳家，謂之接新客。】某人逢壽誕，固無論矣。即無此二事，小康之家，或以讚土地為無謂之慶賀，必先日具帖報告當事者，謂來晚土地，恭賀。【於新客則稱恭賀新客，於壽誕則稱慶祝千秋。】至次日之暮，鑼鼓爆竹，以一人翻穿皮馬褂，飾為有鬚，左手持杖，右手執扇，搖其頭，自讚曰：「土地神，土地神，土地原來天上人。」並有種種慶祝之語。讚畢，酒肉徵逐，興盡而散。

竊花得婿

臺灣元夕，女子偷折人家花枝，謂將來可得佳婿，曰竊花。錢塘范九池有詩詠之云：「女郎元夜踏蒼苔，攀折青枝笑落梅。底事含羞佯不采，月明犬吠有人來。」

摸秀軋秀之得婿宜男

科舉時代，江蘇之常州各屬院試，必於江陰。凡質庶者，一衿既青，門前屋角，必有婦女於暗中牽襟弄裾，名曰摸秀，謂可得佳婿，兆宜男。又或於院試獎賞之日，小家新婦聯袂出遊，故與新秀才摩肩而過，則曰軋秀。

食瓜祈子

中秋夕，衡州有送瓜之俗。凡娶婦而數年不育者，則親友必有送瓜之舉。先數日，於菜園中竊冬瓜一個，須不使園主知，以彩色繪人之面目，衣服裹其上，舉年長者抱之，鳴金放爆，送至其家。年長者置冬瓜於牀，以被覆之，口中念曰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」受瓜者設盛筵款之，若喜事然。婦得瓜，即剖食之。

三月初三日曰上巳，若是日適為清明，江寧婦女之亟望生子者，必以野菜合瓜而煮食之。甚且謂嫠婦、處女食之，亦可得弄璋、弄瓦之喜。上海則異是，所食為南瓜，且謂必須夫婦同食一瓜也。

撫鐵貓祈子

金陵城北鐵貓場有鐵貓，長四尺許，橫臥水中，古色斑斕，不知為何代物。相傳婦人撫弄之，可得子。中秋夕，士女如雲，咸集於此。

投石卜男

禹廟在會稽山下，塑像拙陋，惟以較倉頡之四目肉角，已大勝矣。左偏有窆石，為海內有數之古刻。一及春遊，無賴少年群集亭上，以小石投之，穿其孔，謂可卜生男。孔，即當時下窆繫繩之孔也。

占花祈子

廣州祀金華夫人，祈子者以占得白花為喜。有謠云：「祈子金華，多得白花。三年兩朵，離離成果。」

采青宜男

廣州元夕，婦女偷摘人家蔬菜，謂可宜男，名曰采青。花縣曾曉山照有詩云：「籬頭雨歇溼游塵，弱柳緋桃解媚人。最愛蔬中冬芥好，年年生子及青春。」

竊萵苣生子

廣東婦女之艱嗣續者，往往於夜中竊人家萵苣食之，云能生子。蓋粵人呼萵苣為生菜也。

賀人生子之奇

汴人喜早婚，尤盼早得子。若生男，必以雞鴨蛋贈戚友，蛋殼畫龜或便壺，以示添丁。戚友受而往賀之，必以五色油塗新兒父之面，且拉之游街，以示四方，謂有子為榮也。

拂頭摩頂

藏人之謁達賴喇嘛、班禪額爾德尼也，不論官吏平民，皆詣法座前脫帽合掌，伸舌於外，頂禮三度，垂手聚足，鞠躬屏氣。達賴、班禪或以手拂其頭，或以手摩其頂，則以為至榮。

舐穢水

藏人家庭以夫為主體，妻敬禮之若君上。夫或有遠行，妻必於前一夕為夫洗足，即置其穢水於牀下。既行，妻每夜向穢水叩首至再，以指染水而舐之，夫歸始罷。若違此習慣者，鄰里皆目為不賢。

硃紅染牲毛

青海蒙女之歸寧也，若與婿偕，則必攜有硃紅之染料，徧染牲畜之毛。晝不及，則繼以夜，必染至無一遺，是歲牲畜乃安。婦翁以婿為能，即以雙羊染紅，送其夫婦歸。

鏡聽

鏡聽不必學而能，非方伎也。古人之為之者，每於除夕或新歲，先事灑掃，置香燈於灶門，注水滿鑊，置杓於水，虔禮拜祝。撥杓使旋，隨柄所指之方，抱鏡出門，密聽人言，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。今則惟於除夕出門，在道路中聽人之言以決休咎而已。

黃文信鏡聽

大學士黃文信公機，錢塘人。為秀才時，效鏡聽之舉。嘗於除夕游行里巷，方出門，即聞某家婦詢某姑曰：「家有二雞，一黃雞，一白雞，今日宰白雞乎？宰黃雞乎？」姑曰：「宰黃雞。」杭人俗諺謂殺為宰，本古義也。黃歸而大喜，頗自負。蓋雞與機同音，宰為宰相之宰耳。已而果應其言。

徐健庵昆季鏡聽

崑山徐健庵尚書乾學昆季三人，未第時，除夕相約鏡聽。乃翁偵知之，先走匿門外，俟三子之出，揖而前曰：「恭喜弟兄三鼎甲。」三子知翁之戲已也，不顧而走。會有二醉人連臂而來，甲拍乙之肩而言曰：「癡兒子，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。」蓋以俳語相戲也。已而果應其言。

兄弟鏡聽

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，大鄭早知名，父母過愛之。二鄭落拓，不甚為父母所喜，遂惡次婦。後次婦望二鄭捷，竊於除夕以鏡聽卜之。有二人初起，相推為戲，云：「汝也涼涼去。」是科鄭兄弟皆捷。

又有兄弟二人，將於翌年春應童試，先於除夕鏡聽。牆畔植一梯，升梯，可遙聽鄰家人語。其兄先登，囑弟勿遽上。弟不得已，於梯下徘徊。鄰家適作佛事，道場散後，群兒喧嚷於佛座旁。一婦將獻佛之果，為群兒分之。兒有不及待而躍至桌上攘取者，婦大呼曰：「先上來者不得，在下者有之。」兄聞之，懊喪而下，弟亦愕然罔覺也。其後弟獲售，兄被黜。

灶卦

廣東永安縣除夕守歲，婦人祝灶，置鹽米於灶上，以碗覆之，視鹽米之聚散，卜年歲之豐歉。男子則置水一碗於鍋旁，黏「東西南北」字，中浮小木。祝灶者視木端所向，聽其有何聲響以占休咎，名曰灶卦，亦古人鏡聽之類也。

擲筊

擲筊，一作擲筊，以兩蚌殼投空擲地，觀其俯仰以斷休咎。亦有以竹或木，略斲削使如蛤形為之者。盡人可能，非方伎家也。

求籤

神廟有削竹為籤者，編列號數，貯以筒。祈禱時，持筒簸之，則籤落，驗其號數，以紙印成之詩語決休咎，謂之籤詩，並有解釋，又或印有藥方。五代盧多遜幼時，就雲陽道觀讀書，見廢壇上有古籤一筒，競往抽取。是知以抽籤為卜，古已然矣。

王文簡求籤

京師前門甕城之關廟籤，夙稱奇驗。順治己亥，王文簡公士禎方在都謁選，往祈籤。初得籤云：「君今庚甲未亨通，且向江頭作釣翁。玉兔重生應發跡，萬人頭上逞英雄。」又云：「玉兔重生當得意，恰如枯木再逢春。」爾時殊不解。是年□月，得揚州推官，以明年庚子之任。在揚五年，以康熙甲辰□月內遷禮部郎。所謂庚甲者，蓋合始終而言之。揚郡瀕江，故曰江頭也。然終未悟後二句之所指。至庚申閏八月，擢國子監祭酒，乃悟玉兔重生之義。

韓文懿求籤

長洲韓文懿公莼未第時，嘗祈籤於蘇州之靈巖山寺，有「功名須到五門知」句，不解所謂。及鄉試，策題之「問」字，皆誤作「門」，自不覺也。是科中式。康熙癸丑，成進士，魁天下，歷官至禮部尚書，頗存綸閣之想。會直省解鄉試卷至，閱所對策，率多蕪濫。私念少時闈作，將毋類此，因命吏檢視，見五「門」字，不禁啞然，且悟籤語，無遠志矣。

徐逸少求籤

康熙己未，徐逸少編修方與計偕，瀕行，禱於大乘庵，得一籤，其後二語云：「今日杏園沈醉後，聲聲報道狀元歸。」徐大喜，意謂必當掄元也。及榜發，則是科一甲一名，乃常熟歸允肅也。然徐亦捷南宮，授庶吉士。

王雲錦求籤

金匱王殿撰雲錦，嘗於康熙庚午舉南闈。至丙戌，以年已五□，不欲與計偕，乃求籤於關帝廟以決之。籤有「五□功名志已灰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」二句，大喜，乃北上，遂捷南宮，大魁天下。

秦潤泉求籤

秦潤泉殿撰大士將散館時，求關帝籤，得「靜來好把此心捫」之句，意鬱鬱不樂，以為神嗤其有虧心事也。已而試「松柏有心」賦，限「心」字為韻，終篇忘點「心」字，閱卷者仍以高等上。高宗閱之，問「心」字韻何以不明押，秦俯首謝罪，而閱卷者亦俱拜謝。上笑曰：「狀元有無心之賦，主司無有眼之人。」

蔣景求籤

嘉慶甲子，江南鄉試，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求得一籤，有句云：「自南自北自西東。」及入場，首題為「謹權量至四方之政行焉。」其文之後比，即用此句，對股以「無黨無偏無反側」七字儷之。主考以經語現成，密圈批中。

畢秋帆籤識

畢秋帆制軍沅於乾隆庚辰會試前，詣正陽門關帝廟求籤，見首句「君今庚甲未亨通」，頗不悅，然竟以第一人及第。蓋「君今庚甲」四字，已示先機也。

鄂小山、毛養梧求籤

關聖帝君籤有「前三三與後三三」之句，鄂小山教授雲倬為諸生時，嘗祈得之。乾隆癸卯鄉試，中三名。閱□年，為癸丑，會試，中九名。毛養梧主政繡虎亦於嘉慶己酉鄉試祈得之，是科中三□三名。道光壬午會試中式，亦三□三名。未幾，歿於京邸，年三□三歲。又一士子祈得是籤，則中六□六名。

張惕齋求籤

錢塘張惕齋太守興仁款慧媚學，道光辛丑成進士，入詞垣。改刑部，擢御史，出典廣東鄉試。京察一等，授建昌守。履任半載，以繳照遲延，部議鑄級。大吏奏留，以勞績復官，檄攝袁郡。將之任，病歿，年五□有九。惕齋於散館前，在正陽門關帝廟求籤，有云：「常把他人比自己，管須日後勝今朝。」以為可留館也。及改刑部主事，始悟「常把他人」，蓋庶常屬他人；刑為比部，屬諸己也。編檢七品，而主事則六品，「勝今朝」亦驗矣。

恩藝棠求籤

恩藝棠中丞銘出撫安徽，瀕行，求籤於正陽門之關帝廟，得一籤，有「舟中敵國笑中刀」句，方審視，忽憶葉名琛督粵時，亦得此，乃曰：「吾其死於疆場乎？」已而為道員徐錫麟轟以手槍，遂斃。錫麟為恩之屬吏，是舟中敵國也。錫麟夙為恩所契，事恩惟謹，是笑中刀也。

儒醮

湘中士子仿僧道之誦經，以孔、孟之書編而誦之，曰儒醮。

誦太陽經

三月□九日，固明思宗殉難日也，當時諱之，而謂之曰日誕，於是迷信者皆沿之。是日，有齋沐者，輒凌晨而起，誦《太陽經》。若是日天晴，則曰神喜而受人之祝也；或陰晦，則曰神胡不喜，乃卻人齋供也。

香客求福

凡詣廟燒香之男女，俗曰香客，各省皆有之。今姑言江、浙，則江寧之清涼山，有所謂磕頭香客者，行三步，磕一頭，必入廟而後已。句容之茅山，淮揚徐海之人且皆至；杭州之天竺，寧波之普陀，嘉興、湖州、蘇州、松江、常州之人且皆至，固無不以求

福免禍為祈禱也。

假喫三官素

俗傳三官菩薩有大量，持齋者不忌葷腥，但須不食特殺之物，故有假喫三官素之諺。

拜愿

宣化府人於五月□三日，為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，具香紙牲體於城隍廟拜禱。自其家門且行且拜，至廟乃止，謂之拜愿。

蒙人轉經

蒙人奉佛惟謹，木輪中貫鐵樞，可轉動，集梵經輪間，大者支木架，以手推之，小者持而搖之，旋轉如風，謂一轉有一功德也。

藏人以經典為護符

藏人之護符，以絲束經典一頁，或置之金屬小匣，藏諸懷。其旅行者，以馬及金剛繫犬兩種畫品替之。遇猛犬，謂攜金剛繫犬圖可免；遇暴風雨，謂飛散畫馬之紙可免。又有咒語。且有藏護符於家者，以佛像之衣服，或所持孔雀羽，包以魔紙，纏以毛線，【以狗毛、山羊毛或羊毛捻成。】更以鼯鼠皮包其全部，謂可祈家族之興隆也。

藏人周行騰吉里湖

西藏有騰吉里湖，在拉薩西北。藏人以周行此湖為哥拉，謂易消滅罪障。雖犯殺人罪者，以哥拉二回得贖之；雖殺父母者，以三回得為無罪。一周此湖，當費八日，多或□二日。每歲各方信徒結群巡拜者，絡繹不絕。

轉格欄

拉薩宮殿之廊壁，悉繪佛像，瞻仰者輒以頭摩之，故黑而生光。宮殿內外 道路皆石砌，信徒匍匐過之，以頭貼地為最敬，是以石膩如油。宮殿周七里，巡行一周，曰轉格欄，謂可祈福除災。婦女輒於午後，群向轉格欄一周。每行三步，即伏地，口誦經語，叉手於頂，右手持牛骨，向頭上一畫。起行三步，復如前，數日方一週。積計之，有三□餘里。

熬茶

蒙人重佛教，嘗遣人赴西藏禮達賴喇嘛，謂之熬茶。

轉世錢

青海有所謂轉世錢者，不論家產多少，以其半為佈施，輸送本族之僧寺，餽貽過境之高僧，且遠投西藏之大寺。喇嘛不敢卻，代藏之，其人曰：「喇嘛有天賜之衣食，不屑用俗人財帛，來世仍還本人，絲毫不差。寄少者來世錢少，寄多者來世錢多，不寄者來世為貧民，佛爺鄙其人，不顧若也。」若病故，則又分家產為三，一供本族僧寺，一施各僧諷經追薦，而以其一留遺子孫。不如是，則同類鄙夷之。

賽會

具儀仗雜戲迎神，以輿舁之出巡，曰賽會，各省皆有之。其儀仗之大概，前導金鼓二，即大鑼也，而銜牌、繖、扇、旗、紅帽、黑帽、香亭及陳設各物之亭繼之，中雜以樂隊、騎隊。神輿將至，則先之以提鑪，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則隨於後，有繫鐵鍊於手足者，有服赭衣而背插斬條者，有裸上體而懸香鑪於臂者，皆先期許願，至是還願之人也。

天津娘娘會

天津有娘娘會，娘娘即天后也，旗幟鹵簿，寶玩珍奇，無不備具。復有所謂中旛者，前導小旛數□對，最後為大旛，高五六丈，用上等梁棟材為杆，飾以龍頭，懸旛於吻，錦繡瓔珞，垂垂及地。杆首以長繩數條，四圍擷之，恐其欹側。中一人持杆而行，重可數百斤，力向上擲之，或承以額，或接以口鼻耳目，或受以肘背肩腹。一擊糜爛，屢擲屢擊，體無完膚，絕不為怪，觀者交口羨贊。其同儕恐其勝亡也，競奪而擲，至有爭毆而釀命案者。

江寧爐會

江寧迎神者有爐會，始僅數人擎爐，蕪檀降香而已，道光辛卯以後遂大盛。廟中僧道及首事舁神出巡，名曰大會，先示出會日期。別立香棚，備儀仗，或龍舟，或鳳輦，或煖轎，或顯輿，空舁之，以待神之易坐，且製新袍以待神之易著。招致紈袴少年數□人擎爐，名曰爐會。別立天保、九如等名號，其裝束服飾，每對皆取其同，冠袍帶鞵，無不華靡，日凡三易。而佩帶者為古玉翡翠，鏗鏘腰際。於其中擇精者先導，後則以次而行。每爐一對，間以荷旗者二，即擎爐人之僕，衣履亦必華贍。所擎之爐，以精銅鑄造。承爐之座若盤，皆檀梨鏤刻而成，繞盤圍以寸許寬之繡圍而綴鬚焉，備極人巧，而不甚重，取其便於捧持也。

凡入會擎爐者，衣飾之外，亦須費□金八金不等。先是，每年神會僅三四起，自有爐會，增至□起。及辛丑，江寧守李某惡其華侈，禁之，遂止。

吳人有解餉會

蘇州之迎神遊市者，不一而足。清明、中元、□月朔，則府縣城隍及各坊土地，皆至厲壇，率鬼享祭。若有瘟疫，則迎瘟神。道光時，有所謂解餉會者，尤可笑。蓋土地各分坊市，每歲，廟祝推一車，擊小鑼，周行轄境，沿戶斂錢，謂之完天餉。斂畢，乃市紙鏹，舁神，親解至穹窿山。山有玉皇殿，道士住持之。神至，供偏殿，先送紙鏹，次則廟祝與道士議私費，歲有定額。鏹費俱如數，則無事，盈餘則加級，不足則降級，甚至有鎖閉神像，勒令補足者。餉解訖，乃朝帝。是日，神易九梁冠、大項圈，朝服朱履，執圭坐軒，去長扛，舁至殿下，設大紅拜墊於地。廟祝伏神旁，代唱聖壽無疆者三。殿上鐘鼓齊鳴，一道士立丹墀，贊，五拜三叩首。舁者隨所贊，升椅以應之。禮畢回城，然不遽歸廟，必賃屋暫宿。次日，復至元妙觀玉皇殿謝恩，禮亦如之，乃回廟。如過他神廟，則停輿，而以帖入廟，候起居，廟神亦以帖答之。

恩壽命蘇人賽會

光緒辛丑，滿洲恩壽撫吳，閱明年，大疫，恩謂民濤神不誠，天降之譴，乃於城隍廟集道士四□九人，建醮四□九日。醮畢，復舁城隍、土地各像為前驅，備楮帛無算，令羽士鼓鉦徒行，逐瘟鬼於胥江，自謂為民祈福也。

吳江有夫人會

吳江有夫人會，恒於八月二□六日之夜行之。會所過之處，商店人家輒以紙花送夫人，喜娘即為之插帶。明日，取花送還，謂可壓邪，則又得犒資矣。

香案迎神

道光時，豫章五月賽會，比戶設香案。神至，行禮畢，即放花爆，必向神身及舁神者而蕪。神身先以水浸之，行數里，復浸而前，懼其燬也。舁神者皆赤體而迎，無所苦，視之亦無燒灼痕。

大暑船

同治時，臨海縣民以頻歲有癘，過大暑不瘳，乃為送船之會。船與常舶無異，用具如桌椅床榻衾枕，食物如雞豚魚蝦，甚且刀矛鎗礮之足以備盜者亦有之。別有盛米之袋，小僅可受一升，而數以萬計，皆村民所施也。大暑前數日，建道場，至大暑送之，俗呼為大暑船。夜有海盜遇之，以為賈人船也，向之放礮，大暑船亦放礮禦之，至天明始知，大驚而去。

孟蘭盆會

孟蘭盆，梵語也，本作烏蘭，謂以盆貯百味，供養諸佛，藉救眾生倒懸之苦也。昔目連之母入地獄，食物入口，即化為烈火，佛教作此以度其難。世俗於七月之中元，延僧結孟蘭盆會，誦經施食，義起於此，俗謂之放盂口。

花會之降童

閩人之設花會廠者，必奉本村社主、土地、山神及其他著名之種種仙佛，香煙紙鏢，終日燃燒不絕。每當日入，則焚草鞋三〇四雙，以給花會之鬼，且祝而告之曰：「汝等此去，當至各村運動，夢中示人以翌日之花會名，富者誑之，貧者實之。」祝畢，旋又焚鏢。而村民亦往往夜中得夢，晨輒告人以求解者，於是一般趨利之徒，禱神問卜者有之，求夢者有之，以花會名單入深山萬塚之中，罔兩出沒之所，而求鬼魅之指點者亦有之。而最奇者，則又莫如降童。降童云者，「謂能令鬼神附降於童子之身，即謂之曰童身。其法，畫符字於水碗，令一童子飲之。不移時，童子神昏心迷，倏而距躍曲踊者無數，已而就案高坐，乃斷續而言曰：「汝等求吾何為者？」時則數人匍匐於地，囁嚅應之曰：「弟子願求小財，乞大神查掛筒之花會中為何名。如中，謹備三牲幣帛以酬。」曰：「若是乎？但看爾福。姑從汝請，不中，無我怨。」神吟吟移時，執筆寫一字於求者之手，令求者自解之，然實似字而非字。求者以己意附會之，各執一見，故亦或中或不中。酬對既畢，童倒地，則退壇矣。

花會之供偶像

閩人之赴花會者，必供一偶像於家，且夕祈禱，以圖默佑。勝則享酒醴牲牢之奉，若敗，則潑以便溺，甚且痛詈而斲削之，或抉目，或削鼻，或截腰，或斫手足，棄之於園，蓋憤其無靈而虛享血食也。其他迷信者，乃復從園中出之，洗滌而送諸土地祠，排列於神案之旁。

點花會

浙江義烏之押花會者，必覓一死尸之頭以蒸之，稱之曰點花會，謂可百發百中也。

坐庚申

道家每擇庚申日默坐誦經，謂之守庚申。道光時，有某者，非道士也，亦習為之。其初兩月一舉，越數年，則每夜箕踞靜坐，雙目時閉，萬慮俱寂。功行既深，有二寸人從頂中出，門外之事不問自知。一夕，壽數將盡，先知之，走出一小人，躲入三世佛耳中。見無常鬼來，彼即閉目，靜觀鬼去，而目仍開。如是者數次，謂可俾免無常句攝之禍而成地仙。

閩人多喜守庚申，處女尤信之。咸豐時，福州城南李某有二妹二女，妹曰瓊，曰瑤，女曰韻卿，曰桂英，皆未字。好讀佛老書，日必市楮帛香燭，深夜焚化。兼修庚申之術，刻意為之。不及一年，寢食銳減，形銷骨立。某歸，見四人狀，大駭，疑有病。詢之妻林氏，始知其詳，亟為議婚。遂以瓊婚於邑之陳氏子，以瑤婚於皖之某商。親迎有日矣，韻卿乃謂桂英曰：「兩姑皆將嫁矣，婚姻之議，恐將及我，宜早自為計，勿蹈其覆轍也。」韻卿旋謂桂英曰：「事亟矣，妹好自圖之。」桂英曰：「將如何？」韻卿曰：「舍死無他策足以保全清白之身也，妹甘之乎？」桂英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翌日，二人皆投縋死。

食物投鐵貓口

番禺之沙灣茭塘，有老鼠山，其地向為盜藪。李制府瑚患之，鑄大鐵貓於山頂以鎮之。貓張口撐爪，高而鉅。劉月農巡尹蔭棠嘗往緝捕，親登以觀。而游人往往以食物巾扇等投入貓口，謂果其腹也。

浴貓狗

江浙六月六日浴貓狗，廣東之澄海則以五月五日浴之。

天開眼

天開眼，即黃道光也。天空所現奇異之光輝，以近黃道，故名，俗謂之天開眼。於日落之後，日出以前，可見之。其形尖錐或成圓錐，色清淡，近地處微紅，能遮掩小恒星之光。天文學家謂流星之質，散布地球軌道內外，因為日光所照，成為繞日之大光線。在南北溫帶之處，多現於春暮秋朝，若在熱帶，則四時皆可見，不足為異也。

康熙辛未四月陰晦之夕，藍田有瞿修齡者，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，時方二更，豁然天曙，紅光浮嶺，朗照林谷。行三四里許，仍復昏黑。此即俗所稱之天開眼也。

祈晴

久不雨，出紙翦作人形者五六，佐以鼓一，鐘一，梯一，舉而黏之於廊，且祝之。偶或大雨滂沱，則翦人物如前，而益以作女子狀者一，且持一帚曰：「我將以祈晴也。」蓋謂天空之雲，皆為彼女之帚掃卻矣。

倪氏兒懼雷聲

倪氏兒以父母溺愛故，未入校。一日，至戚串家，與群兒戲於庭。群兒既已卒業於小學矣。午餐後，忽黑雲如墨，挾風而行。俄頃，幕遍天空，群兒以氣爽大快，欲登城以當風，邀兒往。兒逡巡曰：「雷將至矣，奈何復出？」眾曰：「雷何傷，所畏者兩耳。」強之行，弗從，乃捨之。既而雷雨急至，群兒逃歸，覓兒不得，詫甚。繼聞靛靛聲，乃見其蹲居廳事之一隅，以屏自障，方跪而祈禱，口呼「神勿擊我」也。挽之起，不可。雨止，乃興焉。

木郎祈雨咒

同治庚午夏，有人自滇南至京師，以手鈔《木郎咒》一帙，示漢軍宗嘯吾司馬山，蓋楚漢祈雨多持此咒也。

祈雨須分四時。春旱祈雨，設壇東門外，東向。其三時亦如之。壇設神位三，左書風雲雷雨尊神之位，中書木郎太乙三仙行兩神仙之位，右書紫清白祖仙師之位。祀品以元酒、清酒、棗盛、脯果。為祈雨疏文一通，焚之城隍神前。誠心誦咒，每日三次，或四五次，每次四〇九遍。三日無雨，五日；五日無雨，至七日，則謂必大獲甘霖矣。謝雨時，祀品仍照前。

咒云：「乾晶瑤輝玉池東，盟威聖者命青童。擲火萬里坎震宮，兩騎迅發來太濛。木郎太乙三山雄，霹靂破石泉源通。坤震巽上皓靈翁，猛馬四張烈火衝。流精鬱光奔祝融，巨靈太華登雲中。墨旛皂霧揚虛空，掩曦蒸雨比雲濃。闕伯撼動崑崙峰，幽靈翻海玄冥同。馮夷鼓舞長呼風，蓬萊弱水興都功。龍鷹捷疾先禦兇，朱髮巨翅雙日彤。雷電吐毒驅五龍，四溟鬩翳羅陰容。一聲四海改昏蒙，兩陣所至川流洪。金光流精斬旱虹，洞陽幽靈召豐隆。玉雷浩師變崆峒，虛皇泰華掃妖熾。群梁玄黃號前鋒，祠泉恣蟹威天公。欸火律令翻穹窿，鞭擊妖魅驅蛇蟲。勾婁吉利炎赫縱，登僧澤頤悉聽從。織女四歌心公忠，轉我救旱助助隆。赤雞紫鵝飛無窮，攝虐縛崇送北豐。救紫虛元君降攝，急急如火鈴大師律令。」

曾忠襄祈雨

光緒丁丑春，曾忠襄公國荃撫山西，時大旱，八月至二月不雨。前督某懼生變，稱疾引去。忠襄之官，徒步祈雨，逾月不應。麥枯，豆不可種，民餓死者百萬計，忠襄憂甚。三月乙丑，下令城中，官自知縣以上，紳自廩生以上，皆集玉皇閣祈雨。旦日眾至，則闔門積薪草火藥於庭，忠襄為文告天曰：「天地生人，使其立極，無人則天地亦虛。今山西之民將盡，而天不赦，誠吏不良，所由致譴。更三日不雨，事無可為，請皆自焚，以塞殃咎，庶回天怒，甦此殘黎。」祝已，與眾跪薪上，兩日夜不食飲不眠。戊辰旦初，日將出，油雲敷舒。眾方瞻候，見雲際神龍蜿蜒，鱗鬣隱現，灼若電光，龍尾黑雲如帶。方共驚愕，雲漸合，日漸晦雷雨隱遠空。須臾，大雨滂沱，至己巳乃止。民大懼，焚香鼓吹，迎忠襄歸。

月忌

月忌為初五、〇四、二〇三，世俗相沿久矣，有「初五、〇四、二〇三，太上老君不煉丹」之諺。術家謂為廉貞獨火，故以為忌。其說不經，實為洛書九宮數耳。宮數起於一，初一一宮，初二二宮，初三三宮初四四宮，初五則入中宮。中宮為星位之極，專制時代以為至尊之地，臣民所當避忌，故曰月忌。初六六宮，初七七宮，初八八宮，初九九宮，而宮數盡。至初〇，復至一宮。循環數之，〇四日又入中宮，二〇三日又入中宮，是以初五、〇四、二〇三為月忌，非有所謂不祥者在也。

移居上任之忌

官吏上任及人民移家，每忌正、五、九月。蓋亦以專制時代，視此數月當至尊之位，人臣宜避耳，非有所謂不祥也。

都人忌罵

都人忌罵，輿夫走卒之酬對，亦絕少江南惡口吻。而於辱及祖宗父母之謾辭，尤深惡而痛嫉之。苟有犯者，立攘臂與鬪，甚且白刃相加，決諸生死。京東諸郡縣如之。

都人忌言龜兔

京師忌諱，莫如「龜」「兔」二字。然其土著，亦以此類為多。嘗有人定梨園花榜，一鬚生以李龜年相喻。翌日，鬚生覓定榜者而毆之。又有在鄉會場中，以試帖詩用「兔魄」二字，致遭擯棄者。

都門各衙署之禁忌

都門各衙署，舊有小禁忌。內閣大堂有泥硯一方，相傳為嚴嵩物，胥役人等搬弄無妨，惟官僚切忌入手。新到閣者，前輩輒申誡焉。翰林院衙門，大門外有壘培，高不踰尋，環柵以衛之，置隸以守之。相傳中有土彈，形如卵，能自為增減，適符闔署史公之數。或損壞其一，則謂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之召者。又有井名劉井，新到館之庶常，或俛而照影，則謂必無留館之望。刑部衙門有「順天無縫，直隸不直」之說。順天司中門終年局閉，司務廳日必以紙黏之，如稍漏縫，則謂印稿必獲處分。直隸司嚮不設公座，設則必興大獄。又刑部大堂為白雲亭，亭前影壁有一方孔，每早晚司務必躬自掃除之，則謂其中或留纖芥，必不利於堂官。又刑部當月司員，監筦堂司各印，印各緘勝，相戒不得啟視，否則謂必有監犯病斃。

忌門

寧古塔人有疾病，輒以草一束懸於門，曰忌門。雖戚友省視，僅於門外問安，不入門也。

鄉試忌出大學題

浙江鄉試，例不出《大學》題，謂其不利也。廣東亦然。或有犯者，非貢院被火，則主司有禍，而尤忌聖經一章。

蘭人忌食鴿

蘭州多鴿，盈城皆是也，常飛入糧食肆啄米麥，肆主輒聽之。蓋蘭人不食鴿，謂食之必有災。

鯢為老爺

南昌人畏鯢與鯢，呼之為老爺。南康府附近有老爺廟，所祀為鯢老爺。相傳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時，曾救御舟出險。贛人祀之甚虔，且相戒不食鯢鯢，恐犯老爺之怒也。

新婦忌入人家

江寧之新嫁娘，非於一月以後不能入人家，如或誤犯，必責令齋百怪以祓除不祥。齋百怪者，須備香燭、紙馬、牲牢、酒禮以往，且必男著女衣，女著男衣，夫婦雙雙頂禮，齋畢偕歸。

鄂婦妊忌

湖北婦人妊子，避忌最甚。有所謂換胎者，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，換去其本來之胎也。故婦人妊子，凡房中所有人物畫像，藏之棄之，或以鍼刺其目，云其目破即不為患矣。有一婦臥室懸一美女像，及生子，厥狀尚焉。美女屈右臂，伸三指作指物狀，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，終身如此。又一婦偶觀優，及生子，頭上有肉隆起，如戴高冠，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，如以巾羃之者然。因憶觀優時，有優人之冠如是，為其換胎矣。其地每有遊僧擔荷衣裝，乞食村落，擔上有彌勒像，此尤為所忌，孕婦見之，謂生子必肖彌勒像矣。故此僧所至，村人輒噪而逐之。孕婦或不及避，猝與相遇，必坐於地，自解其履，以左履換至右足，右履換至左足。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，從右肩換至左肩，從左肩換至右肩，如此相持。及人眾咸集，逐此僧去，乃得無事。

驅賊神

鄞縣居民遇竊盜之後，必有驅賊神之舉。驅賊神者，乃紮一草人，置於被竊之室中，焚香化楮而祭之。祭畢，一人持竹板，一人持草人。持竹板者厲聲問曰：「汝在此何為？」持草人者曰：「無所事事，以迷途誤至此耳，姑恕我初犯乎？」持竹板者曰：「姑饒汝，去否？」持草人者曰：「去，惟不知道路，奈何？」持竹板者曰：「既不知道路，待我送汝去。」遂迫持草人者前行，已則持竹板隨之，且行且問曰：「出去否？」持草人者答如前。凡穿門過戶，必一一問答。既出大門，持草人者即放步狂奔，持竹板者尾之急追。追至廁所，持草人者急以草人拋廁中，始返室大呼曰：「賊神去矣。」

目顫黏麥草

王氏婦偶於右目黏一麥草，或駭而問之，則曰：「右目肉顫，則將得殃。我頃右目顫，故為此以厭勝也。」

泰山石敢當

石敢當，立石於里巷之口以禁壓不祥者也。此三字，始見於漢史游《急就篇》。顏師古曰：「敢當，言所當無敵也。」顏謂《急就》之例，首陳諸姓，其名字或是新構義理，非實相配屬，真有其人。是石敢當者，亦虛構二字，與石姓相配成文耳。後人乃鑄諸石，為禁壓之用。宋慶曆中，張緯宰莆田，再新縣治，得一石銘，其文曰：「石敢當，鎮百鬼，厭災殃。官吏福，百姓康。風教盛，禮樂張。唐大曆五年，縣令鄭押字記。」後有加「泰山」二字於上者，曰泰山石敢當。

姜太公在此

乾隆時，江浙間之烹豚魚也，皆和以醬。當三伏時，有自製之者，取其便也。製時，必書「姜太公在此」五字於門，為壓勝之具。或問袁子才曰：「何義？」袁笑曰：「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，蓋戲語耳。」然顏師古《急就章》云：「醬者，百味之將帥，醬領百味而行。」久之而門窗皆有此五字，且有加「百無禁忌」四字者，不專在製醬時矣。

一善

某家有門，適對鄰樹，術者謂為不祥，議伐之，而鄰不允。有人教以用紅柬書「一善」二字，冬至日於門上對樹貼之者，謂樹可自此而萎也。

懸鏡

人家之門有與鄰樹或其他之高建築物相對者，輒懸鏡以壓之。

排衙大吉

地方衙門通例，凡遇不吉之事，如驗尸、監斬等類，官回衙時，必先行排衙之舉。臬司之排衙也，在大堂降輿，即升坐暖閣，執事者站立兩旁。維時正門掩閉，僅啟左右角門，堂上起鼓三通，差役手持水火棍，分作兩班，向左右角門魚貫而出，旋即疾趨而入。鼓聲愈急，差役益竭力奔馳，至堂上轉旋，復馳下堂去。再出角門，疾趨而入。如是者三，乃一律向案前半跪。差役首領口中朗誦「欽命某某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為某事排衙大吉」。誦時，每二字作一小斷續，纍纍然如貫珠。復白曰：「稟大人，公事已畢。」於是起鼓傳點退堂，官即返身入內，而爆竹聲大起。州縣各官亦復類是。且此舉自升堂以至退堂，官端坐不動，不發一言也。排衙，一曰排堂。

礮之賞罰

八旗各軍之出征也，必攜帶大小各礮以隨，如龍子母、威遠、靖遠、紅衣等者，一一皆備。至駐軍之地，剋日攻城，或擊陣，必於前一日出各礮於帳前，陳牲酌酒，軍主親詣三揖以擊之。明日獲勝，則披紅鼓吹迎之歸，隨拜摺奏請賞給神威將軍、神威無敵大將軍、天佑助威將軍、天佑助威大將軍、武成永固大將軍諸封號。敗則牽之以回營，每礮棍責一百或八口，多至八百一千。即諸礮受封後，再出戰敗，杖責亦如前。

杖鐘

乾隆某年，車駕南巡至松江，辦差官吏欲運方塔下大鐘以至杭州行宮。行至石橋，不能過，乃命杖此鐘二百，棄之寺後。

易字宜兩

光緒時，高州大旱，民咎地方官吏姓名之不能致雨。蓋守高州者楊子晴太守霽，以為晴霽皆不雨之義也。鎮道縣諸官姓名，又多晴霽不雨之意。諸官以名不易更，相率易其字為宜雨之意，以冀甘霖立沛。楊性最倔強，顧以眾怒難犯，乃易子晴為子和。

娼家魔術

娼家魔術，在在有之。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，又名沃神，朝夕禱之。至朔望，則用手帕蒙神首，刺神面，視子弟奸猾者，佯怒之，撒帕著子弟面，將墜於地，令拾之，則悅而無他意矣。

木匠厭勝

凡僱匠築室者，必厚遇之，禮貌必優厚，飲食必豐腴。否則將為所暗算，恐其有厭勝之術也。

吳錫孺衣冠拜火

宜興吳錫孺司李晉剡所居之巷失火，時已夜闌，將延燒其宅。吳起視從容，還內，取朝衣冠帶，整束而出，於光燄燭天中鞠躬四頓首焉。

塞某散晦氣

侍郎塞某性拘忌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，必作噴嚏以啐散之。出行遇柩，即往戚友家解衣帽，撲散數次，以為將晦氣散於他人之家，與己無與矣。

大人高陞

某將軍過盛京，副都統某為設燕，酒半，將上燒烤。依故事，管廚人帶大帽，手擎托盤，盛燒豬至將軍前，行半跪禮，已而置盤高呼曰：「大人高陞。」即持刀砍豬頭使落。將軍惡之，大怒，推翻筵席而起，酒饌碗碟一時迸碎，賓主盡失色，將軍遂拂衣登轎去。

撤城發科

曾文正駐軍祁門，議撤城之半為礮，以資守禦，輿情不協，文正批其牘曰：「撤盡東南城，永遠發科名。西北留一截，科名永不絕。」眾乃翕然。劉霞仙與人書，嘗譏曾伯涵【文正原字。】銳志功名，意氣自豪。文正為人作墓銘，亦喜道人家科第事。如科名廣續等語，常見之於文字中。為其子姪命名，亦以「甲科鼎盛」四字排列。而其弟忠襄公統領安慶全軍，猶稟請銷差回籍應試也。

繼祿求免天墜

光緒乙巳夏，有言六月□九日天將下墜者。語聞於內務府大臣繼祿，繼憂之。六月初，即分送傳單云，屆時速念《高王經》，庶免斯厄，否則人類必絕。□六日，繼告誡家人，令悉茹素，更延僧道至邸，晝夜誦經，謂為眾生解免災難，已而叩首無算。及過期無恙，猶自謂善禱所致也。

諷吉登臺

譚鑫培每歲新正演劇，必諷吉日登臺，且必先演《定軍山》一劇。以他劇皆由左出場，【謂之上場門。】獨此劇由右出場，右為東方，主生氣者也。所飾戲中之黃忠，又著絳甲，色近紅，北方以紅為祥，故歲首必演此劇。

打天齋

萍鄉居民設偶有皮膚之病，如跌打，如損傷，如腫痛，如糜爛，以及種種之關於外科者，若至旬日不愈，即請親朋提一筐，背一袋，沿戶乞米粒，多者一升，少者一碟一甌不等，此外線香若干，視貧富以分多寡。如是者多日，積至米粒三四擔，以至□餘擔，即以其半或三分之二磨粉，製成湯圓，置之鍋中，稍煮至半生半熟時，藏於竹具，擇壯有力者數人，立於屋上，向四面拋擲，附近之男女群來搶拾，謂之搶天齋。擲完，一闕而散，謂病者從此可慶再生矣。當搶拾時，如精神疲倦者，不敢插身人叢中，則所得甚少，其數不滿二五以上，必又存而拋棄之，謂得之反足以招病，稱之曰打天齋。

打菩薩

萍鄉居民如有感冒以至嘔吐、頭痛、頭暈、四肢畏寒、遍體發熱，以及口中謔語、面目紅腫經數日不愈者，即於寺觀迎楊四將軍像至家，置廳事。又請一道士，花衣紗帽，口念齊東集，跪而叩首。如是者半日。日暮，以壯有力者二人，肩負將軍左右簸動，任意播弄，口中作牛鳴，呼呼不已。此外雜以銅鑼聲，並攜一小水缸，徒步出門，至水畔有枯樹之處，道士對缸作法。當火光燭天時，凡見有飛蛾蟲蟻等來，即捕拿一二，置缸中，謂為病者之魂魄。既畢，仍喧嚷返家，但相戒同往之人不得回顧，謂回顧則魂魄來而復去也。稱之曰打菩薩。

雞蛋卜疾病

安徽太湖之人有疾病，則以雞蛋三枚問卜，以定吉凶，吉則醫之，凶則聽之。

採藥招魂

採藥之風，盛行於懷寧之石碑。無論貧富之人，一經染病，不先延醫，但舁木偶至藥肆採藥。藥肆略詰病源，遂將藥名一一報告。木偶一動，即隱示需用此藥。歸而悉煎之，不問藥性。間有因此而戕身者，轉諉之於命數。如不效，則至夕又舁木偶於途，明火狂奔，鳴鑼高喊以招魂。

與將死之人換衣

京師習慣對於將死之人，每不待其氣絕，即為之換衣，左支右撐，使病者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問其故，則曰：「不如是，則不能衣，將裸體以見閻羅老子矣。」

草人

黑龍江之達呼爾人，家中父子兄弟有若干，其西壁草人亦若干，微具眉目，囊其半身，死則去之，生則增之，謂祖宗也。巴爾呼人亦然。最忌動搖，觸之則主人病。病則祭以肉，舉家分肥。故饑者恆陰撼壁上草人，冀以得食。

喊夜

湘中有喊夜之俗，喊夜者每言某夜見何鬼，以何法制之；某夜見何怪，以何法制之。於是迷信者，咸願出資求其驅除鬼怪。某鄉此風尤盛，需索甚苛，而某甲思有以試之。某夜，於路旁竹叢中紮一草人，以長數丈之繩，一端繫草人上，一端立而自持之。候喊夜者過，將繩猛拉之，喊夜者聞竹叢振振聲，又隱一物，似人非人，似鬼非鬼，乃大聲叱曰：「何物妖魔，還不速去，行將使剪刀法矣。」某拉如故。喊夜者曰：「爾豈真不畏耶？行將使飛刀法矣。」某拉之仍如故。喊夜者懼而急奔。某知其無術也，乃作鬼聲狂逐之。喊夜者大號，狂奔數里，某乃止。翌日，遇喊夜者，某故問其夜來何所見，喊夜者曰：「見一竹子鬼，已下剪刀法制之矣。」某甲笑曰：「此鬼卻未死，然汝已將跑死矣。」喊夜者知受其愚，乃哀求勿聲張。某甲狂笑，遍告鄉鄰，自是喊夜者不敢如前需索矣。

京諺

京諺：「兩木架，達官怕。」蓋謂雪積林木，結冰如架也。相傳順治甲申春，曾有此異，明社以屋。光緒庚子春亦然，遂兆拳匪之亂。宣統庚戌冬，雪深數尺，都中居人又見此異。辛亥春，即患鼠疫，而滿洲、蒙古、雲南又有強敵進兵，官民惶駭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：「長老名木冰為木介。介者甲，甲，兵之象也。」諺之木架，實木介之誤也。

湘中童謠

湘有童謠，傳自明季，其辭曰：「張打鐵，李打鐵，打把剪刀送姊姊。姊姊留我歌，我不歌，我要回去學打鐵。打鐵一，蘇州羊毛好做筆。打鐵兩，兩個娃娃拍巴掌。打鐵三，三兩銀子換布衫。打鐵四，四口花針好挑刺。打鐵五，五個粽子過端午。打鐵

六，六月不見早禾熟。打鐵七，七個果子甜蜜蜜。打鐵八，八個娃娃砌寶塔。打鐵九，後花園裏好飲酒。打鐵□，□個癩子戴斗笠。打鐵□一年，拾個破銅錢。娘要打酒喫，仔要還船錢。」仔，小兒也，或曰，張、李者，即獻忠、自成之讖。其打鐵一以下，均暗兆順治以後年號，然乎？

江寧童謠

道、咸間，江寧童謠有「蝴蝶飛過牆，江南作戰場」之語。又曰：「太平天子朝元日，南北分疆作戰場。」至咸、同間粵寇之亂，而語悉驗。

駱文忠平石達開之童謠

粵寇石達開之擾四川也，朝命兩湖總督駱文忠公秉章督師援剿。穆宗登極，調文忠督四川。時方攜湘兵隨征，而以記名道黃忠壯公醇熙、記名按察使蕭壯果公啟江分統之。忠壯、壯果先後陣亡。文忠率所部以同治壬戌四月擒達開於紫打，蜀亂始平。先是，蜀中謠云：「四川地土薄，硝磺用不著。若要太平時，除非馬生角。」「蕭」俗書作「肖」，蕭、黃同勦石逆，猶加二字於「石」旁也。治賊無效，故曰用不著。「角」「各」音近，馬生角，「馬」旁「各」字，指文忠之姓也。

京師多童謠

光緒乙酉、丙戌間，京師多童謠。時侍郎王文錦密陳於兩宮，謂將有西狩之兆。文錦固夙精天文家言也，且請移蹕西苑以禳之，遂詔修儀鸞殿而遷居焉。然庚子之變，文錦已前死，不及見矣。

石碑迴文詩

寶山石甕者，東莞八景之一也。在東莞常平鄉，距寶山三里，有地名胡口澗。宣統朝，築廣九鐵路，道此，鑿山，發見石碑。碑有文，每行□字。文云：「道本無涯際人愈好愈奇，人思維繫入扣算要知除，有邊日期口急須莫佛金，處半隄木金水合改子丹，據字垂大願人火人還九，憑會柳啻嘻笑八也西轉，證赴楊洪嘻笑九把方為，引華著劫齊同九刀八立，少中趙歸璧完乃提面妙，移來濟船免巽離眼著玄，不點半字上會同合丁機。」

掘地者以碑送邑署，有研究之者得其讀法，蓋螺旋文之六字詩也。每句末一字，與下句連成，讀末一字之半。茲譯其語如下：大道本無涯際，示人愈好愈奇。可知金丹九轉，專為五妙玄機。幾個合同會上，一字半點不移。多少引證憑據，處處有人思維。絲絲入除扣算，莫要佛子還西。四方八面著根，艱難巽兌船濟。齊來中華赴會，二字半邊日期。其口急急莫改，文人也把刀提。是乃完璧歸趙，甫著楊柳垂堤。是木金水合火，八八九九同齊。齊劫洪誓大願，原人笑笑嘻嘻。

其語似謠似讖，可解而不可解。然有釋之者曰：「五妙，謂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也。合同會，謂三合會、同盟會也。中華，謂改帝國為中華民國。革命志士初在海外，至是乃相率而歸也。文人提刀，謂宣統辛亥革命，從軍者多文人也。完璧歸趙，謂隆裕后率宣統帝以政權還之漢族也。」

古讖應今事

古讖云「天羅地網」，上有電線，下有鐵道也。「一條路上來，一條路上去」，電車也，鐵道也。「只聽見說話，勿看見人」，電話、留聲機器也。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」，捷駛快車也。「自說自話」，演說家也。「讓你著天飛」，飛艇也。「順風耳朵」，無線電也。「高帽子」，朝冠也。「千里眼」，望遠鏡也。「放吸相」，放大照相也。「人舉人」，選舉也。「像煞是個人」，蠟人也。

天安門之讖

京師天安門，即明之承天門。李闖入京時，拔箭射「天」字不中，投弓大詢。左右慰之曰：「有天命者任自為。」李大怒，欲殺之。蓋其時本朝在滿洲，國號後金，年號天命，闖誤以為指本朝也。後果成讖語，故易「承天」為「天安」焉。

王亶望聯讖

順、康間，蘇妓有卿憐者，以色藝著稱。及笄，為浙撫王亶望所得，嬖之甚。繡闥中懸一聯曰：「色即是空空即色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」王後以貪敗，或謂為色空空色之讖也。

吹簫不用竹之讖

大兵入關，張獻忠為肅武親王豪格所殲。相傳獻忠曾於塔中拆出一碑，文曰：「造者余化龍，拆者張獻忠。吹簫不用竹，一箭貫當胸。」獻忠睹之，恆不悅。一日，乘馬巡行，王望見之，援弧一發，獻忠應聲而落，其徒亟奔救，死矣。人始悟所謂「吹簫不用竹者」，蓋肅武親王之「肅」也。

廿釐錢之讖

康熙時鑄錢，輪廓最闊，質純而肉好。時沿用順治圓法，其背右刊滿文，左刊漢文。文為地名，錢為某地所鑄，即刊某地名一字於背。如江蘇為蘇字，省名也；宣化為宣字，府名也。雍正以後，始全用滿文。其後，民間有集其錢以為廿釐錢者。蓋錢背有漢文地名，而其數最多者，厥惟康熙時，都凡二□種。復次其文，綴為五言四句，以音韻譜之，曰：「同福臨東江，宣原蘇薊昌，寧河南廣浙，臺桂陝雲漳。」有以第一句之「福臨」，謂指開國而言者，蓋此二字為世祖御名也。第二句首以「宣」字，隱指國運至宣統而終。第三句有「河南」二字，第四句終以「漳」字，為隆裕后率宣統帝退位以組織政府，全權授與袁世凱，為其興於河南漳水之兆也。

王用和字讖

王鼎，字用和，丹麓子。器度端重，聰慧性成。喜讀書，師與講習，便了了，行文亦時露新穎。八歲學吟詩，有「無情風雨過，花落不成春」之句。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，則舉《大學》集中「夭夭，少好貌」一語為證，以為「夭」字讀作上聲，即殒義也。□二歲即殤，識者謂為讖焉。

丁飛濤詩讖

少年詩必避蕭瑟語，丁飛濤儀部澎嘗詠蝶云：「愛爾飄揚意，依人冉冉飛。高低惜芳草，浩蕩弄春暉。有夢長為客，無家尚憶歸。故園風物變，楊柳不應稀。」五六二句，群歎其有神采。柴紹炳見之，愀然曰：「飛濤少年登第，風雲路闊，忽作此酸楚語，當非佳祥。」已而果被謫出塞。久之歸里，故宅已售之他人，百物更變，惟垂柳數株，翳綠如昔，人謂為詩讖也。

田玉娥詩讖

童筠，山陰人。遊毛西河之門，工詩文。幼聘姑女田玉娥，未婚，而童以事北上。田送之，詩曰：「錢塘相送遠，過此是杭州。月杵春鄉夢，霜砧搗客愁。渡頭千樹老，江上一帆秋。無限臨歧意，東西水自流。」後童竟不歸，田亦夭亡。

賀希白語讖

獲嘉賀希白孝廉行素，於康熙甲辰下第歸，乃搜家藏廿一史、□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，羅列几案，寢饋其中，嘗累數日不出。乙巳夏，避暑城東亦在園，偶感風露，急入城，遂歿。月前，忽書於壁曰：「出生平所讀書，再一披閱，與之作別。」不謂遂成語讖也。生平嗜讀，卒用以老。嘗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，稍知趨向，庶不汨沒流俗。

尚之信字讖

康熙丙辰二月，尚之信約眾謀逆，送偽印於吳三桂，自稱暫管輔德將軍。丁巳五月，反正歸朝，自稱暫管平南親王。識者謂其前後兩銜，俱以「暫」字冠首，於義為斬頭，禍形已兆矣。

高宗詩讖

乾隆庚辰，高宗親製《歲朝圖》，御題詩有「樽木初輝少海紅」句。又讖云：「庚辰元旦試筆，得長律二首，書之幀端，以迓

新韶嘉慶。」是年□月，仁宗誕生，於是「少海初輝」句已成佳讖。迨乙卯正位青宮，丙辰內禪受璽，兩字紀元，適名嘉慶，可謂巧矣。

癡和尚語讖

癡和尚，不知所從來，或云沈姓，或云孫姓。冬夏一衲，與人言，無莊語，間且謾罵，然事後多奇驗。不飲酒，惟好食肉，無多寡皆盡。張大木耽禪悅，多方外交，樂與晉接。時聖祖春秋高，理密親王再廢，主豈未卜，意和尚前知，作禪語探之曰：「佛將成道，誰能受衣蓋者？」瞪目曰：「何問為！衣蓋久已付汝。」未幾，世宗登極，計其時，御名已藏正大光明殿扁後矣。

王少宰母蔣太君尤重之，供養宅中。一日忽曰：「今夕我欲臥太夫人床上。」告之，太夫人曰：「和尚放顛，必有所為。」即遷別室，讓榻與之。夜半，棟折椽崩，舉室驚起。太夫人曰：「吾有壓厄，和尚感我恩，故以身代。」方搶攘間，和尚從瓦礫堆中闖然出曰：「誰作惡劇，妒我臥此，竟拆屋去矣。我夢未醒，無已，當另覓一覺耳。」

和尚旋居松江西林寺之萬佛閣，衲外無他物，惟挾一竹筍，緘之甚固，每出，必告常住曰：「慎視我篋，勿私啟。」後有一遊方僧來，聞其語，竊發之，僅一敝袱，包一小狗，目尚未瞬，似初出腹，急緘之。和尚歸，即怒罵曰：「戒若等勿啟，今違之，此地不可居矣。」即躍秀野橋湍流中。視之，死矣。三日不流，亦不仆，第四日不知所在。復啟筍審之，并小狗亦渺。群謂狗乃畜生道中得悟者也。

黃仲則詩讖

武進黃仲則少尹景仁，風儀俊爽，秀冠江東，客死安邑。人傳其過平遙絕句云：「疑是晉卿靈未泯，九原風雨逐人來。」詞雖警絕，信為詩讖。

董耕雲畫讖

董耕雲，名椿，為青浦五峰太史之子。工畫山水，及入都，又受其宗人文恭公誥之指，授藝益進。纂修四庫館書成，議敘，得縣尉，分發陝西。旋署某縣事，卒於官。生平酷愛三秦風景，楮墨間時及之，不意竟終於陝，人謂為畫讖也。

洪稚存字讖

洪稚存太史亮吉遭戍時，一日，自巴里坤赴伊犁，行至一地，馬忽掣韁奔逸，從削崖陡下，雙輪齊覆，轆馬壓身幾死。歷一小時許，始遇救得甦。及抵前汛，問失事處地名，則蘇吉也。歎曰：「落鳳、柏人，類皆前定，乃竟不爽如此。」

趙雲崧口頭讖

趙雲崧觀察翼與洪稚存生同里，長同官京師，晚年同致仕。歸陽湖，居密邇，朝夕過從，固極相得也。趙嘗戲語洪曰：「君他日當為吾誌墓。」洪曰：「如此，則君當早逝，待吾下筆。」趙笑曰：「遲余死，正以延君壽，反相促耶？」後洪果先卒。趙深悔失言，常舉以告人，謂為口頭讖。

江秋史碑讖

揚州江秋史侍御為安慶守恂子，乾隆庚子進士，博雅能詩，嗜古碑帖，凡周、秦、兩漢、魏、晉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之金石文字，搜羅殆遍。乾隆壬子，金匱錢梅溪在京師，與之過從。時秋史方奉父諱，一日，以高二三寸許之青田石一塊，琢為漢碑式，極古雅，上刻云：「君諱德量，字量殊，江都人，太守君之元子也。舉進士，官御史。世精古文，金石竹素，靡不甄綜。乃於乾隆五□七年霜月之靈，刊茲嘉石，以傳億載」云云。其明年癸丑，秋史將服闋，卒於京師，知之者咸以為碑讖也。

失隆慶之讖

嘉慶丙辰，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人舊宅，曰寶仁堂。土中掘得一小碣，上有六字，曰：「得隆慶，失隆慶。」此屋蓋建於明隆慶初，至乾隆乙卯冬，始有成議，至嘉慶丙辰交價，故曰「失隆慶」也。

畢秋帆語讖

畢秋帆為兩湖總督八年，忽以事降山東巡撫，心轉喜之。未幾，復任兩湖，乃愀然不樂，謂人曰：「吾將終老於斯乎？」已而苗匪起事，領兵堵禦，歿於當陽。

紅羊劫讖

粵西某邑令賈某，在粵寇洪秀全家，搜獲邪教書二本，入教人名冊□九本，命書一張。洪生於嘉慶辛未八月□六日未時，未屬羊，正應紅羊劫之讖。

包裕詩讖

臨桂陳繼昌，初字哲臣，嘉慶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，名守齋。【古文「叢」字。】迨庚辰春，以夢更名繼昌，字蓮史。是科捷會狀，蓋三試皆元也。邑故因山為城，東北曰伏波門，有山曰伏波，山下有洞，瀨江，曰還珠。明正德丁卯，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有石刻詩云：「巖中石合狀元徵，此語分明自昔聞。巢鳳山鍾王世則，飛鸞峰毓趙觀文。應知奎聚開昌運，會見臚傳現慶雲。天子聖神賢哲出，廟廊繼步策華勛。」後注云：「伏波巖【即還珠洞。】有石如柱，向離石二尺許，讖云：巖石連，出狀元。」陳大魁之歲，石果將連，蓋滴乳積漸黏屬也。陳名與字之四字，見於包詩後四句者凡三，亦奇。其初應童子試，縣府院試亦皆第一，時謂之大小三元。

道光宇宙之讖

陳蓮史應嘉慶庚辰科會狀時，其廷試策首頌揚處，有「道光宇宙」字，逾年而宣宗登極，紀元曰道光。

蔡二梅賦讖

蔡二梅上舍壽昌甫成童，以《白桃花賦》得名。旋貢太學，即往粵東尋親。比歸，而喬梓相繼殂。有一子，亦歿。二梅嘗自謂出牆枝開最先，其受風霜也早，花亦易隕。此言竟成讖語。

耆英字讖

耆英性豪侈，家有園，曰成趣。其廳事悉以奇石嵌壁，引水自屋角出，散注四隅，四時作瀑布聲。承塵皆名人詩畫，縱橫點綴。園有巨石，高可三丈，上鐫「介於石不終日」六字，為耆所自書，曰：「此石得之西城某王府，鐫資且數千金。」未旬日，耆即以《江寧條約》被譴。

咸豐年號之讖

粵寇洪秀全起事於廣西桂平縣之金田村，時道光庚戌之六月也。其後蔓延□六省，陷六百餘城，為禍甚烈。至同治朝始平，蓋歷□五年之久矣。當文宗即位改元咸豐之時，有童謠云：「一人一口起干戈，二主爭山打破頭。」

粵寇僭號之讖

咸豐壬子，江南鄉試題為「道之以政」一章。有某生於是科中式，其文收束處作頌揚體云：「行見德禮之化，聲教四訖。東西南北，來享來王；俊秀造選，汝為汝翼，稽首而上太平天子之頌也。」是時粵寇之難初萌，而彼中之國號、王號等字樣，均已一一見於文中。

同治年號之讖

穆宗登極，改元同治，雖僅御宇□三年，卒成中興之盛。當改元時，有紀其事之詩，中有云：「一國干戈淨，三台氣象新。」蓋上句指「同」字，下句指「治」也。

女字之讖

同治朝，太監安得海之至德州也，呵斥官吏，索供張無厭。其在舟中，品竹傳歌，連宵達旦，且敢陳設龍衣，招搖震炫，兩岸

觀者如堵。及自泰安逮捕至省，有候補令何某伴送之，在逆旅中，按牙譜曲，讌飲甚歡，並言回京後當令超遷不次。又言曾求帝御書，帝書「女」字與之。「女」乃「安」字無頭，意者非佳讖耶，而不知即應於目前也。果不久而為丁文誠公寶楨奏請就地正法矣。

王濤賦讖

寶應王濤，幼聰慧，為文恆不起草。同治甲子中秋夕，挈奴婢舟遊射湖，月鏡當空，湖光如雪，酌酒臨流，興致閒適，婆娑月中，口哦所賦詩。奴忽見其行水上，如履平地，漸遠，不知所之，蓋已隨屈大夫游矣。其兄泓哭之慟。一日，檢遺篋，得《歸濤賦》一篇，中有曰：「喜溢流之茫洋，悲康衢之陂陀。追伍公於胥江，招屈子於汨羅。署陽侯而擊鼓，導洛女以放歌。路漫漫兮浩淼，天不旦兮奈何！」蓋早為之讖矣。

館會閒雲之讖

京師有松江會館，在前門外大蔣家胡同，初名雲閒會館。道、咸以來之僦居其中者，自鄉會試士子外，類皆閒曹旅宦、寄居眷屬。或曰：「雲閒會館四字，逆讀之，則為館會閒雲，殆皆無心出岫之閒雲乎？」因改「雲閒」為「松江」。自是不載，即稍稍有致身通顯著矣。

楊叔嶠聯語詩鐘之讖

楊叔嶠京師為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。初以其兄病歿京師，北上運置，因與康廣仁等五人讜，後遂及於難。其所居大門有聯曰：「月中漸見山河影，天上新承雨露恩。」上句為宋蘇東坡《八月三日玩月》詩，「漸」字乃三點水加一「斬」字，而楊竟於八月三日棄市。

叔嶠初官內閣侍讀，嘗與同僚結社，為詩鐘。一日，以鶴膝格詠「來」「霸」二字。叔嶠得句云：「抽刃我思來叔壯，拔山人笑霸王愚。」其後戊戌之難，上下兩句皆應，殆語讖也。

林暎谷詩讖

侯官林暎谷京師為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。初頗事冶游，歡場中時有身世之感，有《與陳石遺丈大興里飲罷過宿有歎》詩云：「往日矜夸一任謾，遠來共醉事殊難。高樓罷酒天初雨，短榻挑燈夜向闌。流落傾城同一歎，忖量終歲得多歡。此懷恐逐晨鐘盡，留遣回腸報答看。」是夜座中所述，矜奇傲詭，足悽斷也。又有《戊戌元日江亭即事》云：「倚闌雲起亂鴉呼，黯黯西山望未無。乍入闌虛催夕景，還連風色落平蕪。主憂避殿當元日，臣職操兵見奮夫。如我閒官神所笑，何祥欲問自疑迂。」此以是年元旦日蝕，偕友詣江亭觀音士問籤而作。相傳籤詩中有「巴蜀湘閩」等字，含有四章京被禍語意，當時固不覺。而詩中「主憂避殿」、「臣職操兵」各語，詩讖分明，已見圍攻頤和園、孝欽后訓政、德宗禁處瀛臺諸兆矣。又《直夜》云：「鳳城六月微涼夜，省宿無眠思欲彈。月轉觚棱成曙色，風搖燭影作清寒。依違難述平生好，寂寞差欣咎責寬。身鎖千門心萬里，清輝為照倚闌干。」呈《太姨丈》云：「聞命書思既竭才，池亭起早獨徘徊。寒生曉夢知方雨，雷轉秋陰喜漸開。救偽未妨行督責，乘時自合仗雄才。先生平日吾師事，試問如何區畫來？」此二詩，為參與新政時所作，去被逮不及一日，暎谷為章京纔一日而難作也。詩意清悽，似《雲栖謁蓮池大師塔》之作，而踟躕不寧處過之，曰「無眠」，曰「思欲彈」，曰「依違」，曰「差欣咎責寬」，曰「既竭力」，曰「猶徘徊」，曰「如何區畫」，其自知力小任重，自憂自危者至，而終不得脫也。「身鎖」二句思其婦，「寒生」二句尚望事機可轉。言為心聲，哀哉！

李連櫻之讖

京師某園有李樹一，與櫻樹相隔尋丈，忽枝幹交插，兩樹合抱。都人呼之曰李連櫻，咸謂若不斬此，國無太平之日。未幾，而遂有權闖李蓮英用事矣。

王上有白之讖

醇賢親王墓近萬壽山，山勢環抱，墓如坐椅中，泉水繞前，後有銀杏樹兩株，高聳如蓋。俗謂銀杏為白果，或造讖語曰：「王上有白，乃皇字也，當數世為天子。」時光緒戊戌，孝欽后正以圍頤和園事惡德宗，聆此言，思有以破壞之，遣人督木工鋸銀杏，其中多蛇，悉被傷毀。旋有一蛇出，長尺許，金色紅頭，又有一稍大，亦紅頭，均昂然不動。焚香祝之，始去。至庚子，拳亂作，其人固頭戴紅巾，而口誦符咒者也。

紅燈照之讖

自光緒甲午中日之役後，某邑北鄉濬河獲殘碑一，字漫漶不可辨，惟二四字可讀，文曰：「這苦不算苦，二四加一五。紅燈照滿街，那時纔算苦。」至庚子，拳匪作亂，其徒黨有女子曰紅燈照者出，乃始悟為讖也。

徐小雲語讖

光緒庚子春，海鹽徐小雲尚書與錢塘汪柳門侍郎鳴鑾同在朝。侍郎一日與尚書宴飲，談及時事，輟箸太息，謂將決意告退，當避暑於西湖。並述且過「子游子」「棄甲曳兵而」二句，蓋謂過夏即走也。洎八月，拳匪難作，尚書被誅，而讖應矣。

劉可毅名讖

武進劉葆楨檢討可毅，光緒戊子會元，於會試前自更此名，同人莫之知也。及榜發首捷，報錄至青廠武陽會館，館人曰：「吾武陽無此劉可毅也。」由是人輒以可毅戲呼之，劉每忽忽不樂，常攬鏡自照曰：「吾名詎真成讖耶？」庚子拳匪亂作，葆楨先已出家，俄復折回，亂後，蹤跡杳如，傳聞於通州遇害矣。

張文襄語讖

張文襄枋政時，一日以尚未叫起，在退值室閒坐。某親王曰：「我今日手甚冷。」文襄曰：「王爺手冷，即應烘。」【「烘」與「蕘」同音。】王猶不知其為戲語也。一章京適以白事入內，聞而微笑，王頓悟曰：「我命值班蘇拉取一火盆來，大家烘，可好？」文襄曰：「我不烘。」王笑曰：「中堂年高，自然讓中堂先烘。」文襄果於是年蕘，成讖語矣。

陋室銘之讖

唐劉禹錫任和州刺史，作《陋室銘》。光緒季年，德馨【此與撫江西之德馨為二人。】牧和州，其名與《陋室銘》中語恰合。

馬薦葵詩讖

馬照臨，字薦葵，性倜儻，嗜吟詠。某年冬，應郡試，居浞城甚久。一夕，詣包孝肅祠坐月，得句云：「浩氣空隨流水去，娟娟寒月照何人？」次日，攜稿呈其師。師見之，驚曰：「子其欲騎長鯨以追青蓮乎？何敗興乃爾！」立命筆，易「空隨」為「不隨」。薦葵猶作豪語以應之曰：「信如是，某之願也。」未幾，試畢歸，渡巢湖，中流遇風，舟覆，果落水死，此詩讖也。

金川門碑讖

江寧金川門歷久閉塞，粵寇未亂時，將軍某曾一開之，旋閉塞如故。光緒戊申，端忠愍開府兩江，倡築寧省鐵路，由此門以達督署。闢門後，在門外開溝築路，濬泥至七尺許，發現石碑，四旁剝蝕，長可六尺，闊四尺。諦視之，石有二，上下對合。匠人以鐵鑿劈開，下方石面刊有隸字云：「此路變成鐵，大清江山滅。」旁有「諸葛武侯書」五字。時南匯黃芷安在旁親睹之，同觀者皆愕然。或以省垣龐雜之地，易起謠言，遂昇入督署祕其事。

宣統年號之讖

宣統帝嗣位，年號既定，有引以為憂者，曰：「日宣三德，曆算三統，皆暗含『三』字。日月星為三光，『光』字下似『九』字，三三為九。且『統』字偏旁之『充』，遠視之幾與『色』字相類。今之天下，危機四伏，窺竊神器者所在皆有，統治全國之期，恐至三年而將不臘也。」

城門名讖

京師於元為上都，明與國朝因之。或於正東西三門之命名，作一解云：「曰正陽，曰崇文，曰宣武，皆昔時舊稱。而元之亡也，年號至正，則為正門之占驗焉。明社之亡，年在崇禎。今者國祚之移，號曰宣統。蓋崇禎時以文臣庸闇而亡，宣統時以發難於武人而亡也。」

端忠愍詩讖

長白鍾子英郎中靈嘗客端忠愍幕，嘗為人言忠愍督兩江時，一日晝寢，夢中得句云：「天津橋上杜鵑啼，嗚罷樓頭日已西。千載不消亡國恨，夢魂長繞蜀山陂。」一時不解所謂，忠愍亦自恐其不祥。及宣統辛亥秋蜀中亂事起，忠愍奉命入蜀，為亂兵所戕，詩乃成讖。子英又述忠愍之斷句，如「碧梧葉落天如洗，黃菊花殘雁始歸」，「驚心塞北新寒早，回首江南舊夢非」，「野花爛漫春三月，芳草芊綿貉一邱」，「天意蒼茫憑氣數，詩心哀怨誌溫柔」，多係蕭瑟之音，不類開府兼圻者之口脛。言為心聲，宜不得其死也。

陸文烈文讖

陸韜為陸文烈公鍾琦之子，光緒某年，蹈海死，文烈自為文以祭之，中有云：「汝與汝弟光熙書，謂汝處前日之苦境則生，處今日之樂境則死。汝真以我今日之境為樂境乎，抑恐汝父他日之死於樂境而故為是說乎？」宣統辛亥，革命事起，文烈果殉義於山西巡撫任所。

並頭花之兆

宮中所蒔之花，凡開並頭者，宮人群以為瑞，相戒不折，以為得幸之兆。

尚書大學士之兆

進士釋褐，有授翰林院庶吉士者，必入庶常館肄習。到館日，人各持《尚書》一部、《大學》一部以進，由教習庶吉士以硃筆標月日於簡端，俾各挾以歸，若蒙童入塾受書狀，為將來得以尚書晉大學士之吉兆也。

王文簡詩兆

順治己亥，王文簡客京師，聽劉體仁吏部操琴，贈以詩云：「與君更作他年約，黃鵠山中訪戴行。」及壬寅，竟相遇於宋戴顒故居之京口黃鵠山，始悟前詩之兆。

旗竿被焚之兆

康熙甲寅二月，兩廣總督轅門前之旗竿，白晝飛火，忽焚其右，焦灼過半。是年孫延齡叛，竊踞桂林，大軍攻之，屢為所挫。

梅著花之兆

康熙己未，施愚山侍講家寄雲樓下之老梅，忽著花四枝，兩枝指城南，一枝指南鄰，一枝向宅中。是年，愚山以少參政改侍講，同薦者，高詠則為其南鄰，孫編修卓、茅編修薦馨則皆居城中也。詠，字阮懷。

包穀李樹蟾蜍之兆

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之前，川中所種包穀，根下宛如人首，眉目畢具，李樹忽生刀豆。一日早起，成都北門忽閉不得開，視之，有大蟾蜍百萬填塞，日高始散。

潮過唯亭之兆

蘇州城東三□里，有唯亭鎮，海潮過此，預卜大魁，諺云：「潮過唯亭出狀元。」彭尚書芝庭居唯亭，門臨葑溪。雍正丁未，有人於溪頭罾上得一石首魚，魚為海產，蓋乘潮而至也。是年，彭果大魁天下。

蟲荒之兆

乾隆乙亥，江以南蟲荒，四府不登。其冬，蘇州葑門、盤門外紅燈四集，有人馬之聲。次年春，瘟疫大作，死者枕藉。

槐樹鵲巢之兆

每會試年，內閣大堂西槐樹，鵲結一巢，則中書得鼎甲一人。乾隆乙未，結數巢，狀元吳錫齡，榜眼汪鏞，探花沈清藻，會元嚴福，果皆由中書通籍。

福文襄死兆

福文襄王康安將薨前一日，發兵之際，大霧迷漫。王怒，命以槍礮轟之，頃刻霧開天朗，無纖雲點綴，空中震雷忽起，擊營前大石如粉。王不懌，次日遂薨。駐兵之地，名背子坡，前為打狗河。「背子」與「貝子」同音，王本命又屬戌也。

齊息園死兆

天台齊息園宗伯召南主講杭州敷文書院時，每當山雨欲來，雲氣滄起，必識其處。及霽，使僮往鋤之，輒得一石，上有古篆「雲」字，積久至盈篋。最後得一石，上有「天台丈人」四字，狀若雕刻。自此遂不復見，而齊亦不久歸道山矣。其後山長馬秋藥履泰課士，嘗以雲起石為題，令詠其事。

蔣礪堂重至會經堂之兆

蔣礪堂相國以乾隆戊戌入泮，時方□齡。後入翰林，道光乙酉大拜。偶於舊簾檢得童試卷之浮簽，有「蔣攸鈺，年□歲，廂藍旗金文淵佐領下，身小，面白無鬚，習《易經》，坐東文場餘字第二號」三□三字。此號在聚奎堂後會經堂席舍中也。次年丙戌，典試禮闈，復至會經堂。此紙之出，若為之先兆。相國因令順天學官將是年滿洲、蒙古、漢軍入泮諸生姓名注明旗籍，彙為一冊，裝池而什襲之，而乞曹盧英諸相題以詩。

雪中榴開之兆

寶應卞頌臣制軍寶第，幼年讀書於南門城樓，早出暮歸，率以為常。城樓有寺曰觀音樓。老僧湛圖憐其貧，時啗以齏粥。太夫人貫屋城隅，紡績以佐中饋，又為人澣衣。庭側有石榴一株，久不著花，是年冬，嚴寒，積雪旬日，忽絳英照人，則石榴花吐豔也。里人大駭，以為不祥，制軍亦竊竊憂之。太夫人顧而笑曰：「吾家衰落，至汝輩而已極，縱有不祥，更無有不祥如今日者。吾聞土旺則木滋榮，意者汝將光大門閭乎？」次年，制軍舉於鄉。及貴，太夫人特命於里第建一廳，顏曰榴瑞堂，以示不忘。

早立登基之兆

咸豐癸丑三月，粵寇破揚州，將北窺淮海，東竄裏下河一帶。淮安、山陽、鹽城之民倡以裹、粟、燈籠、雞子犒寇，蓋寓「早立登基」之意以諛之也。

烽煙太平之兆

江寧城中火星廟有鐵鑪一座，上有「烽煙太平」四字。粵寇洪秀全據江寧時，侈為祥瑞，令數百人舁之，徧行城中，然後取以入府。

伐椒之兆

寶應城東門有屋一區，故劉氏產也。王文勤公凱劬時讀書其家，偶食椒，見其青蔥可愛，因以一枝插地上曰：「若吾他年讀書有成，則此枝當活。」閱三□餘年，高過屋檐。文勤以道光丙午登賢書，庚戌成進士，同治時由編修擢浙臬，俄移粵藩，遂遷閩撫，而此屋亦為其所有，其樹更盛。久之，或言椒不留子，苞一啟，子即墮落，恐不利於子孫，乃議伐之。其次媳為俞曲園之長女，力阻之，不可。未及二年，文勤自臺灣歸，卒於福州，妻劉夫人則先文勤二月而卒。

豬頭落地之兆

富陽宋紹唐，乾隆時富人也，僕從以百計。至光緒初，其宅附近屠肆之架，所懸豬頭忽落地，跳而行。市人逐之，亦不顧，直

入徐門而止。於是徐姓衰落，今日饗殮不繼矣。

留辮之兆

吳興有廖北江者，曾游學日本。瀕行，翦髮辮以與妻，謂可作紀念。既二年，以肺疾死於醫院。院中人懼傳染，火葬之。其友揣其遺篋及臨終之函以歸。妻痛甚，取衣冠與遺髮，招魂葬之，人稱之為髮塚。廖喜讀鄞人周齊曾囊雲《髮塚銘》，其文為乾隆時鈔本，鄞志中亦載之，第起訖不完，廖嘗就皇父鵬九架上所藏舊本鈔之。死後，或檢其遺篋，則此文尚存，且有文書後，中有云：「斬除煩惱絲，笑我亦髡頂。」是語竟成讖也。

秦聲之兆

內廷向演崑曲，光緒時則尚秦聲，即梆子腔也，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。

帝王樹之兆

京西有潭柘寺，中有銀杏一株，數百年物也，俗以帝王樹呼之。每易一朝，則生一幹。咸豐時所生者，為旁簷所礙，止而不長。同治時所生者，忽為大風吹折其梢。旋於折梢之一幹旁，復生一枝一幹，兩歧並出，適符光緒、宣統兩朝入繼大統之兆。

失街亭洪羊洞碰碑之兆

宣統辛亥八月□九日武昌兵變，翌日，都人始知之。而西安市場某戲園，適於二□、二□一、二□二三日，邀譚鑫培至園奏技，觀客雲集，後至者不得座，雜立人叢中，闐咽無容足地。其所演劇目為《失街亭》《洪羊洞》《碰碑》。或曰：「此非佳兆也。」

李肯堂生平逢九數

李繩武，字肯堂，廣東韶州人。本窶人子，以居積起家，至暮年而素封矣。生平所值，多是九數。蓋其父於四□九歲生繩武，至六□九歲而卒。繩武□九歲始出學。五□九歲歸老於家。生九子九女。六□九歲時，其繼室年三□九，又生一子。未幾，其第四子卒，仍為九子。子各娶一婦，無娶妾者，女之夫亦無娶妾者。九子九婦，九女九婿，有孫□九人，外孫男女二□九人。光緒乙亥正月初九日，其九□生日也。

吉夢惡夢

睡時依身體內外之刺激，感覺中惹起半意識之狀態，曰夢。古代東西各國，多視為不可思議之神權。近依哲學及生理學之條件推測，謂夢之成立，由感覺中樞之神經細胞因睡停止作用，蓄積勢力，故腦髓之一部分興奮甚強，影響於血管，使血液集於其處，而成幻象及錯覺也。

《周禮·占夢》「季冬聘王夢，獻吉夢於王，王拜而受之。」鄭注：「聘，問也。」俞曲園謂聘猶《月令》聘名士之聘，曰禮來之也。下文云：「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。」注曰：「贈，送也。」惡夢可以贈之使去，則吉夢亦可聘之使來。

太宗翔鳳樓之夢

崇德丙子六月，太宗御翔鳳樓，偶假寐，夢人請曰：「和碩穎親王薩哈璘乞賜一牛。」如是者再。寤，以問希福等，皆奏曰：「此皇上悼念所致。」上曰：「不然，當別有故。」於是希福檢會典，凡親王薨，初祭，例賜一牛，穎親王初祭未用牛也。上乃命致祭如禮。薩，為太祖孫，禮烈親王代善第三子也。

俞望妃母夢魁光

餘杭俞望妃大令生時，其母夢有魁光繞屋，因名魁，後改名姓。宰長沙，有吏才。一日，指空中曰：「有魁光引我，吾逝矣。」未幾卒。

趙函乙夢兜鍪神人

趙函乙，合肥人，順治丁亥進士。督學江西，一日，行洪州道上，夢有冠兜鍪之神人，引至一敗廟，指黃幕中而語曰：「此君前身也。」次日，至追賢坪，見道側有古廟，已頹落，入視之，宛如夢中。土人云：「是宋時密都統廟。都統名佑，合肥人，與元將血戰死，廟食三百年矣。」趙嗟異，因重新其廟，自為之記。

陸麗京因夢尋太和山

陸麗京嘗游嶺南，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堡遜跡浮屠，南雄陸太守世楷為闢丹崖精舍，緹鐵鎖以上，麗京依之。一夕，夢至琳宮，丹梯碧瓦中，有神建龜蛇之旒。寤，對寺僧言狀。僧，楚產也，乃曰：「此太和山也。」麗京遂易道士衣，往訪，竟不知所終。

陸次山詩夢

仁和陸次山刺史璣嘗仕蜀，及歸之前夕，夢一麗人舉帷入，曰：「仰君名久矣，今將南旋，有詩，請續之。」誦云：「空山期故人，花落滿牀雨。」次山曰：「此不可續者也，敢謝不敏。」固請，應聲曰：「我將渡巴江，歸心一春苦。」其人曰：「可矣。」問其姓氏，俯首不答，微頷而去。次山寤，乃語人曰：「明朝盧刺史爾惇之女，色藝雙絕，後隨父殉張獻忠難，埋玉城西，豈其人耶？」

笄重光夢其父

順治朝，句容笄重光將應鄉試，夢其父告曰：「汝科名在朝天宮羽士某筆頭也，盍訂交焉。」及醒，不解所謂。逾日，夢如前。異之，乃詣宮投刺。一見，歡若平生，棋酒琴詩，往還無虛日。及九月寫榜，執筆者即朝天宮羽士也。唱名至笄重光，羽士應聲落筆。監臨蹙額，怪其姓之音與「韃」同，觸本朝忌，請易之，使者亦以為然。羽士曰：「其名已繕榜矣。」監臨叱曰：「汝知笄字作何寫？」曰：「竹且耳。」眾曰：「命也！」逾年，成進士，後官侍御。

鄧肯堂夢神示字

鄧林梓，字肯堂，常熟人。順治丁酉，將赴省試，祈夢於韋蘇州廟。夢示以「中式力田」四字。肯堂竊意是科可中，但當從此知止，歸老田間，無望甲科矣。迨榜發，邑中中陳溯漢。溯漢父名式，「力田」者，合之為「男」字，言中者式男，鄧無分也。

喬夢蛟童試前之夢

喬進士夢蛟年□四五時，將應童試，忽夢一人如俗畫張仙像者，謂之曰：「汝欲登第，須與董舍同榜。」驚寤，遂識於簡端。喬長董一紀，時董雖生，尚未命名也。後每試，必檢董名，不可得。及董入泮，喜曰：「果有是名，有是人矣。」順治辛卯，喬中式，戊戌成進士，董於甲午鄉薦，疑夢不足據。及辛丑，喬補殿試，董適於是科捷禮闈，遂與之同赴殿試焉。

管世俊夢中狀元

遂寧李如石，名實。令長洲時，有賢聲。明亡，隱於上清江，子靜從之，教授生徒，躬耕自給。村人管世俊方弱冠，往受業焉。一日，世俊對靜大笑，實問之，世俊曰：「我夜夢大哥中榜眼，我中狀元，故笑。」實勸勉之。未幾，世俊死，以為前夢不驗。順治辛卯，靜舉於鄉，又□年辛丑，成進士，廷試果第二。是科狀元乃溧陽馬世俊。既而世俊之父來賀，實言及前夢，則曰：「亡子原為馬姓，隨母來者。」實益異之。然不三四年，而溧陽馬世俊亦死。

周計百夢金聖歎

周計百司李某郡，讀才子書，慕金聖歎之為人，遣使賣舟車費往迎之。聖歎適為唐詩選，未赴也，然已心許之。至明年，計百夢一人，披髮跣足，聳身案上，蒙面而泣曰：「我聖歎也。」晨起，謂客曰：「聖歎休矣。」遣使再至吳門，始知夢中之夕，即聖歎絕命之晨，時為順治辛丑也。獄具，聖歎與□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，家產籍沒入官。

蔣伊兩夢

順治進士蔣伊求嗣於蘇州之雲巖，夢有僧指執錫杖之二童為之子，因舉長子，名之曰陳錫。後為雲貴總督。晚年嘗曰：「吾命

中尚應得一子。」久之，夢其中堂曝錦被，有龍蟠於中。適佃戶曹某送租，并攜其女至，甫□餘歲，裹舊錦衣而嬉笑。見之大驚，遂留納之，生文肅公。

毛癡子夢中足直

天長有養濟院，留養群丐，毛癡子實主之。毛有妻有妾，某歲除夕，妻妾置酒飲之。毛夜半睡熟，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：「上帝直汝矣。憐爾一廢人，能脫三人死。」乃又以一手曳其足，曰：「直。」毛大驚，循牆走。妻驚起，以火視，曰：「誰耶？」曰：「我。」曰：「何為走也？」乃告之夢。曰：「走猶夢乎？」曰：「醒也。」曰：「何時活三人者？」曰：「昨也。」

先是，毛於除日乞市例錢而歸，大雨雪，而負之行者凍且憊。路過一舖遞所，稍休，乃坐毛於几而拂雪。毛忽訝曰：「此中何有呵呵聲，鬼嘯耶？」命一勾入視之。出，曰：「穴窺一室，有三人。一老者，僵臥息絕；一微喘；呵呵者，一壯者也。」曰：「何為？」曰：「以小事而訟，縣役索錢，寘於此。」於是毛命勾曰：「疾與酒。」勾從穴進酒，毛令之曰：「壯者先飲。」又令曰：「壯者食，喘者倚。」而二人倚酒起矣。又令曰：「二起者挾息絕者而微飲之。」頃之，鼻有聲，亦起而坐。於是勾欲負毛以歸，曰：「未也。」又問三人者曰：「室能炊乎？」曰：「無薪。」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，為買薪數束，納於穴而歸。歸而遂有夢之異。時毛方語夢於妻，未幾而天曙，群勾到門，相顧大驚，遂擁毛入市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，過市廛，一市大驚，因語夢於市。

王丹麓試夢

王丹麓一日檢書，得同夢方。時念張廣平處京師，特千里致書，相期試夢。聞者笑之。

吳子雲夢誦文

康熙初，桐城秀才吳子雲方於春夜玩月，夢空中有人聲曰：「今年鄉試，吳子雲當中四□九名。」誦其文，琅琅然，題為「君子之於天下也」一章。吳雖不甚記憶，而覺其文甚佳，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。乃入場，果此題，因書宿構。放榜，果中如其數。旋中進士，入翰林。

張文端夢竹竿

桐城張文端公英得子遲，祈夢於京師前門之關帝廟。夢關帝以竹竿與之，旁無枝葉，頗不喜。有解者賀曰：「公得二子矣。」問何故，曰：「孤竹君二子，此傳記也。破『竹』字為兩『个』字，此字法也。」已而果然。

陳香泉夢游園

康熙時，陳香泉太守奕禧時夢游園林，水竹山石，極幽雅之致，牆外有寺有塔，心甚樂之，如是者有年。比守南安，則衙齋正如夢境，遂卒於官。

陳香泉夢至一樓

陳香泉頗以書名，其幼時夢至一樓，滿貯隄糜，一神人謂之曰：「供爾一生揮灑。」自是書學大進。

佟國相夢關羽

佟國相撫甘肅，以事出巡，按站行。至伏羌縣，夢神呼云：「速走，速去！」佟不以為意。次晚，夢如初，且云：「欲報我恩，但記『荊波宛在』四字可耳。」佟驚起，亟走，三日而伏羌縣沉為湖，卒不解救者為何神。後至建昌，野渡，有關羽廟，上書「荊波宛在」四字。佟入拜謁，為修葺之。

汪山樵夢楊貴妃

康熙時，蘇州有汪山樵者，名俊，選授陝西興平縣。宿馬嵬驛，夢一女子容貌絕世，明璫翠羽，投牒而言曰：「妾有墓地為人所侵，幸明府哀而察之。」汪驚醒，詢土人，則曰：「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，唐時改葬後，基址原有數□畝，宋、明以來為樵牧所侵，漸無餘地。」汪為清理之，果有舊碑記，存基側土中，題「大唐貴妃楊氏墓」。乃為別置界石，並買樹百株植其上，春秋設二祭焉。

張芹泚屢夢其妾

萊蕪張四教，字芹泚，順治丙戌進士。以部郎居京師，買一婢，年□四，姿首甚麗。詢家世，曰：「東鄉艾氏女也。」適簡山西提學，因納為妾，攜之行。至一驛，晚步驛圃中，有雉起草間，感之而孕。到官□月，張以試事將按他郡，妾泣告曰：「弱質託體君子，今將婉矣。君事畢，當速歸，冀可相見。」張慰之而去。去數日，妾生一子而歿。預留書，與張為訣，詞極哀豔，多非人世語。又自畫小像一幀，留奩箱中。張歸，見之，惋歎而已。

自是，夜必見夢於張，休咎必以告。又時時來，自乳其子。張懸像別室，食必親薦。一日，羹汗其上，夜夢妾怒，詰曰：「奈何汗我？」且視之，畫已失，張悵恍彌日。致畫師數輩，為言姿態曲折，彷彿追寫，卒不肖。偶謁中丞，見屏風畫美人絕尚，屢目之。中丞曰：「頗愛此乎？」張因自言其故，中丞即贈焉。攜歸，食奠如常，見夢亦如昔矣。常語張曰：「君不利宦途，稍遷，即宜為退休計。」及秩滿，遷榆林道參議，遂乞歸。

陳雲起夢其弟

杭州陳雲起，名之禔，與弟丹兩同學。而丹兩才更優，文名噪甚，雲起不及也。丹兩早死。康熙癸卯，雲起入棘闈，文思艱澀，比午，不能成一藝。忽昏睡，夢丹兩進席舍，促之曰：「速起，吾為兄構此七藝。」雲起強執筆，不假思索，俄頃完卷。臚真時猶覺丹兩在側，忘其死也。是秋得售。甲辰會試，丹兩復至如前，遂得聯捷。雲起每為人言之，不諱也。

顏敏夢乘官舫

康熙丁巳，寧藩缺出，或勸裁缺布政司顏敏資緣。顏曰：「吾□年前在西秦時，元旦假寐，夢乘官舫，舫有『月臨波作案，雲倚樹為屏』一聯。出觀兩岸，紳士稠雜，皆云迎方伯公者，行已至廣西界矣。時當補粵藩，他非所望也。」閱二載，以舊例引見，果開藩粵西，尋沒於任。

張光彥夢白帽子

康熙戊午，南宮張光彥赴鄉試，初以父病不欲往，強之乃行。至旅店，夢有人贈以白帽子，心惡之，決歸計。未行而父書至，病良已，猶以為慰己，乃勉終場，遂不及榜出而徑歸，父果大愈。已而捷報至，則領鄉解矣。明晨，賀客麕至，一客忽云：「邑中自明兵部尚書白圭領解後，久無繼者。君能繼之，故見之夢兆。」光彥始恍然。